

我乡我土

一缕清风入画来

□ 庄学

秋收时节，这里一片金黄。

清风入画，画为风景。行走耿沟，一幅幅3D墙绘闯入眼帘。农家的门前空地上，一堆玉米棒隆起，阳光下，犹如黄金堆。透过去的庄户大院墙上，一幅农忙打场的墙绘，成为背景墙，很是契合。我们感叹，现代的乡村人也会搞行为艺术啊！坐在门口带孩子的女人，抿嘴笑笑。刚刚从地里收回来的玉米，等待处理呢。无意之举，成就了一幅3D墙绘。

这条街上，都是3D墙绘。

民俗橱窗里，背景墙上村舍、庄稼、神态高亢的雄鸡，前景配了犁、耙、斗等实物，还有门旁一棵树，以及树上缠绕的丝瓜秧子，构成了一幅恬静立体的乡野美图。在这里流连忘返，昔日的生活场景如同电影画面排阔而来。清风杨柳枝飞舞，姐弟骑车疾驰。细看，墙上绘的骑车和坐车的人物，与摆在墙前的二八自行车实物重叠，相映成趣，一幅妥妥的3D画面呢。另一面墙上，绘的是牛与牛棚，前景耷拉下来的牛鼻绳，卧在墙前的石食槽、大水缸，还有农人无意摆放的盛满玉米的网袋，逼真，立体，使人不由得上前牵牵牛鼻绳……而一位老人，定定地端详着“老牛”，似乎追寻回了多年不见的老朋友。

创意墙绘与古朴的房舍墙激情碰撞，迸发出了浓烈的文化味儿，成为怀念和回忆的打卡地，让乡村充满了“艺术范儿”。

一切都在美丽乡村建设的基础上。如今，行走乡村，不得不改变固有的乡村印象。路，硬化了，有了路的模样，水与泥、尘与灰成为过往；改厕、改厨，建设三格化粪池，空气里洋溢着绿野成熟的自然味；天然气通了，自来水更为通畅……农宅墙头戴帽，门头加盖，白墙蓝瓦，门前修建花池，与绿色无缝对接。追求文明，提升文化品位，这是大家不懈追求的精神目标。民居墙绘，就成为一种载体。耿沟如是。

墙绘，早已有之。它以宣传画的形式出现，鼓动全民抵御外敌，宣传土改政策等，发挥了鲜明的政治作用，潜移默化中，也提升了人们的文明程度，传播了文化。目前，乡村墙绘已经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。以其公

共性和强烈的视觉冲击力，展现了当地的民俗、传统甚至产业特点。这是一缕清风，成为美丽乡村建设瞩目的点缀。

耿沟社区负责人介绍，他们没有刻意地大拆大建，而是适时地对局部和节点进行了小改造、小更新，依据居民临街的墙面环境，确定墙绘的主题，民俗橱窗也是因地制宜，只加了一面钢化玻璃。的确如此，我们走到乡村民俗博物馆，它是在大街的一侧，开放式的，门楼、土坯墙、影壁墙、偏厦、倚墙而立的老物件，看过去，使人颇有参与感和体验感，也有了追忆时光的满足感。这些接地气的3D墙绘和满满烟火气的“博物馆”，吸引了许多人前来打卡，了却了游客的乡愁，呈现原始的乡间野趣。乡村文旅，不仅可以增收致富，也成为乡村振兴的必然。

当然，我们也探寻耿沟3D墙绘的背后支撑。耿沟，有了与万安山山顶公园、七彩大峡谷等休闲地相邻的便利，依托万安山运营公司，实行了土地流转，建起了大棚。“厨乡文化”也是耿沟的一张名片，从这里走出去的打工、创业的人，大多是从学习烹饪开始的。76名在外的厨师返乡创业，建起了万安山大食堂，具有乡村特色的豫西八大碗、杂烩菜、炖土鸡等也被游客圈粉。走进耿沟，“寻味耿沟”几个大字，赫然入目。

延伸出去，乡里中心的老年食堂也办得有声有色。食堂提供早晚两餐，70岁以上的独居老人每月补助200元，“五保”老人每月补助100元。84岁的范老，子女们在外工作，独居。他每天都会来老年食堂打卡。在家吃饭，是对付一口；在食堂吃饭，就真的是吃饭。吃饭之外，还能跟老朋友们聊聊天，分享一下彼此的生活、快乐。老人们在这里，暖胃又暖心。

耿沟，一个奔走在振兴路上的普通乡村，因为有了3D墙绘的加持，瞬间变得与众不同起来。它们就像是一面面会说话的墙，用图像和色彩讲述着民俗的过往和场景。它，引领了乡村文化，也展现出了乡村魅力。

这一切，都成为耿沟的新颜值，也如一缕清风渐渐浸入，入画来。如此，让城市更为向往。

若有所思

在缝隙里读书

□ 陈俊峰

提到读书，我常常后悔。在该读书的年纪没有好好读书，比如说在初中、在师范，在我35岁之前。那时候，脑子里几乎是张白纸，画的道儿不多，读过去能记住；脑子是个U盘，存储的东西少，有内存、能装下。35岁之后，我意识到了读书的重要性，每天早上5点到7点，雷打不动爬起来读书，可是，挂到脑子里的却很少。假若记忆空间就像铺地砖，35以后的地砖已经铺就，就剩“美缝儿”了。

为了能够记住一些经典，我想尽了办法。首先是抄写，尤其是唐诗、宋词和古代经典文章，工作之余就是抄写。可是，当又看到这些句子，感觉似曾相识，面熟，就是想不起来。在写东西时，一个语言环境特别适合引用一句话，它就会模糊地跳出来，想了半天，只想起几个词，而后用这几个词在百度里搜，像极了小蝌蚪找妈妈。我也曾试着大声朗读，企图把一些东西背会。高声连读十多遍，合上书，脑子一片空白，斜视天花板，眼睛翻几翻，就能想起来些千古名句。有时，脑子里会突然跳出个词或者句子，也不理解意思，上网一搜，恍然大悟。总感觉，读书和记忆成了“两张皮”，就是结合不起来，记忆似乎只剩下一条缝，插针可以，铁杵不行。

早晨5点到7点，一年四季，景致、声响大不相同。不同的季节，我可以从窗户玻璃的明暗程度——黑、青、灰、明中较为准确地判断时间。一到7点，赶紧吃饭，而后驱车上班。早上，是我读书的时间空隙，也是一条缝儿。我还喜欢在外出的高铁上读书，累了就看看窗外景物，树木、高楼向后飞驰，电线、栏杆向后蜿蜒。从起点出发，抱着对终点的希望和期盼，静下心，摊开书，感觉已经入定。以前动车上读书比较害羞，想想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”的勇气和执着，还在乎他人的眼光吗？况且根本没有人在意我。我还喜欢在

车里看书，能让漫长的等待变得短暂，也就咀嚼几句话，消化吸收了，等的人也就到了，一举两得。一次，我在车里看书，车玻璃被拍得“啪啪”响，我吃了一惊。可能是我没有听到交警的招呼，他拍玻璃的节奏带着愤怒，等我摇下玻璃，他发现在我拿一本书，严肃的表情舒缓了，礼貌地说道：“您好，这里不让停车。”我赶紧点火挪车，让我感觉到因为书我被尊重了。

近几年，读书会感到疲惫，先是脖子因疼，一会儿，眼睛花了，如蒙一层薄纱。眼皮发粘，眼睛干涩，反复眨眨眼，感觉好点，揉揉眼睛，能明显感觉到上下眼皮中间的粘合力。也许身体给读书只开了一条缝儿，有时间限制，也有体力限制。有些书看到动情处，自己哭得一塌糊涂，想贪婪地看完，于是就反复换姿势，先坐凳子上，再躺沙发上，最后爬到床上，不舒服就换，反复换，换到如愿以偿为止。读书真的很快乐，我常沉浸其中。简单举个例子，秦武阳做荆柯刺秦王的跟班儿，“秦武阳，年十二，杀人，人不敢与忤视。”到秦王大殿腿却软了，路走不成了。读到这里我不禁一笑，仔细琢磨，一个细节，把秦王宫殿的威严，荆柯视死如归的决心和他良好的心理素质都给展现了出来，真是高妙。在体会这样的高妙中，身体总是打扰，眼睛又花了，脖子因疼，把我沉浸的心拉出水面。

我在缝隙里读书，记忆的缝隙里，时间的缝隙里，体力的缝隙里。真好！上天总是为我留出一道缝儿，能在缝隙里读书，我体会到了幸福。书非借不能读也，这是袁枚的感叹；宋濂曾以自己穷苦时勤奋读书而贫达时不读书的经历规劝后生；借书和贫穷也许也是一条缝儿，这个缝儿里透着阳光。

读书，我只要一条缝儿，在缝隙里读书，窗棂泛青，蝉声阵阵，我捧一本书，感觉天高海阔。

伊水悠悠

万安山

□ 李国英

遥想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因为远山的呼唤，我逃离了大西北生我养我的那片黄土地，征河西，战关中，北漂南泊，最终很无奈地偏安一隅，在河南偃师诸葛的南山头按下了云层，进一家水泥厂当了产业工人。这座当地人叫作小地山的南山，就是现在的万安山。我在这座山下，不，其实就是在这座山的半坡之上，开始了长达一年挥汗如雨苦行僧般的日子。

身在山中不知山。把吴钩看了，栏杆拍遍，无人会，当然也无登临意。在水泥厂当工人的无数个日子里，万安山顶只能仰望，从未真正上去过。

白云苍狗，世事变迁。当年豪气干云又多愁善感的小青年已到了知天命的年纪。万安山还是万安山。在洛城忙忙碌碌的那些岁月里，无论春夏秋冬，偶尔于市中心的洛浦公园或洛阳桥畔一眼万安山，心中总是一暖，隐隐也有难言的情愫在里边。

远眺之下的万安山，如同洛城的一条案几，顺陈于千年流淌的伊水畔和洛水边。有时候我会想象着如果有一支足够长足够粗大的毛笔，我会把伊水和洛水当作墨汁，前挑一笔后蘸一管，在蓬勃富饶的洛阳盆地书写下浓墨重彩的华章。当然这只是我的梦想，真正书写华章的是这片热土上勤劳善良的人民。

万安山是博大的。作为洛阳盆地的南部界山，万安山的海拔虽然只有937.3米，千万年来却一直忠诚守护着洛阳的东南门。在历史上，其名气远远盖过了和它遥遥相对的小室山。其实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万安山当初以宽厚的胸怀接纳了我这个远方来的游子。

有谁说过，所有的遇见都是一种修行。青春的彷徨，火热的激情，万安山见证了我成长的足迹。彼时，一天24小时三班倒为祖国生产高档水泥的我，上早班和夜班收工后，除了洗澡，唯一雷打不动要做的一件事，就是拿着一本书和一叠书信，从工厂后门顺山间小路漫步上山，朝迎旭日升，暮送夕阳下。有一个当地方言叫作“俩井”（其实是刘井）的小村落，是我每一次必到的地方。因为我的出生地是大西北的黄土高原，在大山的褶皱里长大的我，对山总是情有独钟。

说是上山，其实我仅仅是走到了万安山的山坳里，距离山顶还远着呢。山坳里视野开阔，田野纵横，夏有百花冬有雪，其间炊烟袅袅，鸡犬相闻，好一个世外桃源！在这里我总会找到家乡的感觉。我的那些拙文和丑陋的诗

歌的构思，皆发端于此。还有，蹲在山间地埂边读远方朋友的来信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。那时候没有QQ、微信之类的软件，甚至连电话和BB机也没有，唯一和全国各地文朋诗友联络的方式，就是写信。读信和写信成了那时候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。每天大约能收到八到十封信的样子，当然！每一封信我都是很认真地写了，回了。一枚贴上8分钱小邮票的书信，带着万安山泥土的气息，寄托着我美好的希冀，飞向了大江南北，海角天涯。

漫步万安山，最兴奋的事情莫过于在山间小路邂逅牧羊人。如果说我一技之长的话，放羊应该是最能拿出手的了。从四五岁跟着哥哥放羊到单独赶一个羊群，有15年的资历了。所以，当我见到牧羊人，那俨然是师父一级的派头，说话也就嗓门高了。我向万安山的牧羊人：“听羊啃青草的声音是什么感觉？”牧羊人答：“可烦！”我不高兴了，但仍然耐住性子说：“伙计！甭烦。你看这些羊群像五线谱一样洒在山坡上，你是在写诗哩！”牧羊人愕然望着我，撂下一句：“神经蛋！”吆喝着羊群远去了。

山不在高有仙则名。万安山的仙，在我的心目中，当然是长眠于山南的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的范仲淹。范仲淹曾建议北宋统治者迁都洛阳，其出发点乃是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。他认为建都于洛阳，既有利于防守，还可以省去大量冗兵，减轻国家的负担。范仲淹认为洛阳北有黄河，南有秦岭，西有函谷关，东有虎牢关，在此建都可免国难民忧。他说：“洛阳险固，汴为四战之地，太平宜居汴，既有事必居洛阳。”可惜他的意见没有引起重视。

远去鼓角争鸣。八百多年前的北宋淹没于历史的烟尘，洛阳的南部屏障万安山依然傲然耸立。今夜，我们站在万安山高峰，踏着时代的脉动，感受着十三朝古都的朝气和建设者们的魄力，和生活在万安山南北同样幸福的人们一起，俯视万家灯火，仰望苍穹数星星，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。我在心里喊：万安山！我回来了。

洛阳伊滨区的朋友说，经常见你舞文弄墨，何不写一下万安山？是啊！为什么不写呢？功名已如昨日草芥，心中应有天地山河呀！

是夜，我站在洛阳新区高层住宅的阳台上，凝望着雾霭中近在咫尺又飘飘渺渺的万安山，良久，困意袭来，我做了一个梦。梦中的我背靠山躺椅，捋捋腮凹腰，拢手臂趴在万安山上鼾声大起。我的胸腹部下边千沟万壑，风涛阵阵，田畴里，麦浪翻滚，布谷声声……



岁月有声

土杂店里的文学梦

□ 宁妍妍

你能把土杂店和文学梦联系在一起吗？我最初的梦想就是在土杂店里实现的。

18年前，我在道北国泰皮鞋厂门口开了一个土杂店，20平方米，堆满了各种货物。没有顾客时，我坐在只容一人通过的窄道上，伏在贴满透明胶带的破旧玻璃柜台上，一本字典，几页稿纸，一支笔，追逐着我的文学梦。

有人来了，我赶紧用书把稿纸盖起来，人走了，我继续写。不少眼尖的顾客看到了，问我：“写啥哩？”我笑笑：“没写啥，瞎写着耍哩。”

我不敢对他们说，我在写文章，我的梦想是当作家。我一个高中都没上过的人，如果那样说，我自己都会笑掉大牙。所以，我总是偷偷地写，偷偷地投。

记不清我蹬着自行车，穿过面粉厂对面的涵洞，去火车站对面的邮局往《洛阳晚报》投过多少次稿。只记得投一次，失望一次，失望过后继续写，继续投……

当时，我订了份晚报，每天早上，一打开店门，第一时间翻看副刊，每次看时，眼睛都瞪圆了，心也怦怦跳。

也许是我的执着打动了编辑，也许是写作水平有了一点点进步，2007年4月12日，我终于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，在晚报上看见了自己的名字！

这份喜悦之情哪是一份报纸就能承载的！我立马跑到最近的报摊买下了当天所有的晚报！

那一年，我26岁，在《洛阳晚报》上发表了我人生中第一篇文章。

为了离梦想再近一点，我继续在我的小店里耕耘着。土杂店只有卷帘门，没有玻璃门，我坐在柜台前写作时，抬头就能看到马路上车来车往。大风天，稿纸被吹得几欲飞走，用东西压住才能写。下雪天，我的手指头冻得伸不直……即便如此，我依然保持热爱，也频频收获惊喜。

一次，一个常来店买东西的小伙子，无意间看见我写满字的稿纸，很是惊讶，那表情，好像无法把写作和铁锹、扫把、钢丝球、彩条布、钳子、扳手、大铁锅……联系在一起。当得知我已经在《洛阳晚报》发表了好几篇作品时，他越发惊喜，说他家订有晚报，还问了我的名字。

让我没想到的是，第二天，这个小伙子又来了，说他昨晚把他家床底下的所有报纸翻了个遍，找到凌晨三点，看到了我发表的几篇文章，并保存了下来。那一刻，他是那么欣喜，像是得到了什么宝贝！我是那么震撼，谁能料到，一个顾客会对我的文字如此感兴趣？

小伙子很腼腆，来买东西从不还价，也不多说话。我看他不还价，每次都主动给他便宜点儿。在他的眼神里，在他不多的话语里，我感觉到自己是那么优秀，该不会，他也有同样的梦想？

之后，小伙子每在晚报上读到我的一篇文章，都来我的小店和我上几句话。土杂店开了五年，转让了，此后，我再没见过那个小伙子。如今，他应该有四十多岁了吧。偶然想起那个羞涩的大男孩为了找我的文章翻《洛阳晚报》到凌晨的情景，心里就会有一股暖意慢慢升腾、弥漫……

嗨！当年那个小伙子，如今我还会在晚报上发表文章，不知你有没有看到？

流年碎影

黑板变迁

□ 杨群灿

小时候上学，教室里听老师比较多的一句话是：“看黑板！”当老师将近40年，我在课堂上也不知提醒走神的学生多少回：“看黑板！”

我是“60后”，上育红班和小学在镇上的冯家大院，曾经是洛阳县第八区中心小学，教室是几幢三檐两坡的大厦，课桌是搭在砖垛上的木板，凳子自己带；黑板是木质的，时间长了，有的地方翘起，有的地方下陷，还有开裂、掉色等现象。黑板不大，老师写满一板字就要擦了再写，由于板面太粗糙，一擦黑板，粉尘飞舞，老师无意间会吃很多粉笔灰。成年累月就一个老师上课，我们早就看烦了那张脸，有时阳光穿过破了纸的窗棂照进来，粉笔灰就在那光束里上下翻飞，大家都会痴痴地当风景看。

后来用上了水泥黑板，面积宽绰，结实不变形，个矮的老师都够不到上边。只是粉笔灰消除了不，虽然出现了一种所谓的无尘粉笔，不过是蒙人的噱头罢了。坐在教室两侧的学生也很难受，因为反光，会不时站起来，掣着身子瞅黑板。还有，过一段时间黑板表面的漆皮会掉落，露出灰色的底子，活像人脸上了斑斑，很不中看。这样就要考虑重新刷新了，只是有些地方太过光滑，写起字来唧唧扭扭地响，有时还会把笔画“拽”过去，很是别扭。

20世纪90年代中期，是集资建校的高峰时期，我曾经去过3所学校的新校舍建设。为解决黑板的诸多问题，我们探讨出了一个办法，让粉刷师傅将足量的墨汁掺入水泥中做黑板。这样，反光的影响小了，板书自然了，最重要的是不再担心变颜色、有斑斑了，即使用上一百年，把黑板写穿，黑板的颜色也依然如故。

这个时期，在一些地方见过毛玻璃黑板和白板，看似有所改进，但价钱上去了，却并没有摆脱“黑板+粉笔”的传统模式，最终没有普及开来。

21世纪以来，城乡普遍使用了绿色黑板。绿色黑板——说起来很别扭不是？的确具有护眼功能，材质也好，这种工业产品光洁平整，摩擦力小，写起字来感觉有些飘，与水泥黑板相比，书写的感受差，沉稳度不够，写不出质感。

2010年之后，随着科技的发展，黑板也随着进化和演变，各个学校鸟枪换炮，纷纷使用“推拉黑板+多媒体显示屏”组合设备，将电子屏板连接到电脑和投影仪，构成一个交互式协作学习环境。这是对传统“黑板+粉笔”教学呈现方式的重大突破和变革。可惜像我这种年纪大些的人，操控不熟练，住住要请学生帮忙，引得学生偷笑。

有的教学设备还有触摸功能，可以用手指直接在液晶屏上板书，具备书写、批注、绘图、同步交互、多媒体娱乐、网络传输等功能，又在黑板发展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。

现在一些城市的学校已开始使用“智慧黑板”。智慧黑板，简单说来，屏幕即黑板，称得上是一次革命性的创新，解决了传统黑板的痛点。它是一块整体性平面大屏，采用全贴合技术，能解决光线发射和折射问题，屏幕同时支持粉笔、触控笔、指触书写，可自由跨界书写和擦除，播放视频、图片、PPT等也都不是事儿，实现了板书和多媒体应用之间的轻松切换，真正做到了传统和现代相结合，不仅保留了传统的粉笔书写习惯，还与信息化技术深度融合，满足了教学的互动需求。

俺们伊滨区实验中学正在加紧建设之中，它的设计是目前全市最先进的，比如各栋楼房之间有廊道连通，有地下车库，有若干部电梯，特别是有座空中风雨操场。当然，黑板也会进化到智慧黑板这个层级。让人担忧的一点是使用这种设备时，可别停电了。

黑板，是每个人都熟悉的物件，它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知识与文化的追随者，见证了教育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；它的每一次更替，都会带来巨大的变化，都澎湃着革新的激情。

我经历了黑板的多次嬗变，但不变的是为人师表的初心。

